

巫山红叶万山红

■李能敦

时令将近大雪，一波寒潮自北而来，巫山红了，真正地红了，是漫山遍野的黄栌把它染红的。

莽莽群山，地多确确，巫山生长最多的植物也许就是黄栌。黄栌命贱而硬。它不择土，不怕土瘦，又极其耐旱耐寒。它属灌木，靠种子繁衍，但枝条随便戳进土里也能生发新株。

像很多落叶植物一样，黄栌体内有一个颜色开关。春天，它萌发的新梢呈现淡红、淡玫瑰色，长成的嫩叶是淡绿色。夏天，叶子变为深绿。当秋末，早晚明显地有了凉气，黄栌就开始慢慢释放体内黄、红的色素。立冬之后，高山顶上的黄栌受着霜冻，一些叶子率先变红。半个月过去，红叶节开幕式掀起的热浪业已平静，按理，山上山下都该是一望而见的红叶了吧，可还没有。满山黄栌虽已褪下绿装，换上了暖色的外套，但这件外套明显还不够红，纯度、明度都不够，红得一点都没气势，不喜人。不管节期安排，黄栌自有打算，它们在等待一个来自北方的号令。

非得寒潮来袭，明显降温，黄栌才彻底打开开关，让黄、红色素倾泻而出。

那时，你开车自西而东穿过摩天岭，一出隧道，进入巫山，便看到山坡上明艳艳的红叶招展。你出巫山机场，坐车盘山而下，沿途红透的黄栌连绵不绝，相伴而行。你出巫山高铁路站，四面一望，远近的大山、小坡全有红叶点缀，红得灿烂。到县城，随处一望，都有红叶抢占眼帘。城中的朝云公园山坡上，鲜润的红叶似乎探手可触；隔江对岸南陵山上的红叶遍布山坡，整座山从上到下都红起来了……

红叶红透，巫山万山红遍。巴雾峡的红叶集中、连片，有气势；神女溪的红叶临水照影最迷人；紫阳坡的红叶红得热烈烂漫……红叶坡、红叶岭、红叶沟、红叶谷……红叶观赏点、赏游路线太多，让人眼花缭乱，几于茫无所从。

哪都值得去，但你一定还要安排一次巫峡红叶赏游之旅：要么徒步三峡龙脊；要么到神女景区，走一走神女天路，或是攀登神女峰。

三峡龙脊徒步线路起于巫峡西口文峰山脚。绕过几户农家，横过几块田地，登山道便即接入所谓“龙脊”。

坐看青竹变琼枝

■谭词发

天渐渐地冷了，时常在想会不会下雪？重庆中心城区一般不会积雪。我首先想到的是武陵仙女山、巫溪红池坝、南川金佛山、城口黄安坝、丰都南天湖。每年重庆的首批次雪，几乎是降落在这些地方，继而降落在朋友圈。我看得最多的是视频里的雪、照片上的雪。

不同的雪景沸腾在朋友圈，又消失在朋友圈。相比落在唐诗里的雪，朋友圈的雪生命周期较短。回望唐朝，疆域辽阔，雪域也辽阔，诗人们在家乡写雪，在旅途写雪，在边关写雪。写深情的雪、孤独的雪、豪迈的雪……飞扬的雪花从广阔的天空飘落大地，从诗人的笔尖飘落纸上，于是有了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有了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了白居易的“夜深知雪重，时间闻竹声”。

唐朝的雪无疑是幸运的。同样幸运的，是我家乡的雪，它时常被我怀念或惦记。

春节前后，家乡都会下雪，似乎每年不落几场雪，天空就对不住大地，雪花就对不住人间。

降雪的天气是文艺的，雪是冬天的灵感，越是寒冷的时候，越容易激发思想的雪花。凭我的印象，家乡的雪大部分在夜间或早晚开始降临。或许，这些时段更适合构思和抒情。

我喜欢清晨赏雪。起床后推开房门，白皑皑的雪景映入眼帘，淡雅，幽静，宛若一幅巨大的水墨画，画中有山峦、河流、森林，有房舍、犬吠、炊烟。我会走到坝坝里，欣赏童话般的构图和描绘，感受大自然的馈赠。站在雪中，就置入了画境，我会由衷感到惊喜。此刻，我是幸福的，每一片雪花都像我久违的亲人。

壮丽的雪景是天空宏大的书写。在人们的期盼里，天空以大地为纸，以雪花为墨，写远山苍茫，写玉树琼枝，写满院素洁

龙脊便是山脊。登山道沿着山脊直上，一路有红叶相伴，起始稀疏，越上越密。到半山腰，黄栌成林，叶子张张红河，层层叠叠，连绵成片，像陡坡上挂了一匹大红的绸缎，绚烂而贵气。

上到山顶，在道观的庭院俯瞰，几面山坡从上到下都长满黄栌，红叶密集，似乎红色的染料瓶打翻了往下泼，满山泼了个遍，颜料还流进江水里，江水似乎都紫了一半。若在午后，阳光斜照文峰西坡，红叶红得更加明艳。有满山的红叶，有洁白的镇水塔，有弯月似的大桥，有山脚弯曲而碧绿的长江，有远处渺渺平湖……这样的风景，谁拍都是好照片。

从道观继续往前，“龙脊”循着巫峡北岸连绵的山顶起伏起伏，奔登龙峰龙头而去。“龙脊”两旁的山坡上，同样满是黄栌。便时时驻足，牵过一枝黄栌，抚摸那圆润的叶片，端详它血脉里的红，揣摩它热烈的渊源。也时时从黄栌空隙眺望巫峡，看大江东去，感受着山崖的磅礴、江水的伟力。

三峡龙脊位于巫峡北岸，神女天路却在巫峡南岸，起于柳坪村，是一条横贯山巅和悬崖峭壁的旅游公路，途中有天盏灯、瑶台、飞云台等观景台。这些观景台，视野无一不开阔，所纳风景无一不绝佳。满峡谷的红叶尽在眼中，远处群山的奔跃、谷底云雾的升腾、对岸神女的妖娆翩跹……一切有形无形的风物，都跃跃然往眼中来了。

乘船到神女峰脚下，然后弃船登岸。那里山道异常陡峭，有时必须手脚并用，奋力攀爬才能上行一程。穿行在黄栌和其他灌木混杂的树荫中，零距离观看一株黄栌如何在岩缝里、崖壁上扎根，又如何匍匐和挺举，同样在冬日阳光下招摇着绚丽的红叶。

天远地迥，孤独的、纤薄的、神女峰，多亏有这满山的黄栌簇拥，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静静地伫立于山巅，伫立于风中。

哪儿的红叶都美。但巫山红叶，非得到巫峡，你才能懂得它真正美在何处。

是的，在巫峡，此时此刻，大山、江流、红叶，还有神女，还有时光……它们多么直观地汇聚在一个画框，又融合在一起，于是你最真切地洞悉和触摸到巫山红叶的秘密。

江水给它灵气，大山给它傲骨。巫山和江水像是父亲和母亲，孕育了巫山红叶独有的品格——

江山红叶。

……那些飞翔的鸟，奔跑的动物，都是多余的，只有静止的事物，才能托举雪花写下的洁净与纯粹。

当然，我也会蓄意破坏雪景。雪天闲来无事，就约上几个伙伴滑冰、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我曾和哥哥堆过一个巨大的雪人，我们把雪人放置在路旁，别处的雪都融化了，唯有雪人还陪伴着雪后放晴的村庄，守护着孤独的自己。但毕竟光阴会不停流逝，雪人也会逐渐融化。雪人首先融化的是手臂、鼻子和耳朵，继而着头颅，是整个身体。我在想，如果雪人也会疼痛，如果融化的雪水是雪人的眼泪，我们的行为是多么残忍。

有时，我也会和伙伴们趁着雪天上山。大部分时间，我们追不到野兔，捕不到野鸡，甚至连麻雀也逮不到一只。我们的乐趣不在结果，而在过程。

离开家乡后，深入雪境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只有春节回到老家，遇上下雪天才会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然而，我不再去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我会静静地观雪、赏雪，改变对雪的态度。大雪纷飞的日子，雪落在山川、沟渠，也落在柴垛上；雪落在张三的肩上，李四的背上，也落在父母的头上。雪对万物都是公平的。

我家附近有一片葱郁的竹林，每年下雪的时候，雪落在竹上，为翠绿增添一份圣洁。竹子也会弯下腰来，像一位位谦谦君子欢迎雪花的到来，尽显自然的风雅。我欣赏辽阔的雪景，更欣赏雪与竹完美的结合。

去年回老家过春节，偶遇一场大雪，我和亲朋围炉饮酒、聊天，窗外寒风呼啸，大雪飞扬，树木上、柳树上很快堆积了一层厚厚的雪花。我想起了李白的“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也想起了高骈的“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坐看青竹变琼枝”，看雪覆盖万物不改冷清高雅，看竹肩负积雪弯而不折。雪之高洁，竹之坚韧，我自愧弗如。

正是一年好冬景 落雪时节又逢君

——编者

投稿邮箱：kjwtx@163.com

■李秀玲

南川山王坪之行，是被一张绚丽的宣传图片吸引去的。图片是从天空俯拍的初冬的山王坪，一半青翠的柳杉林，一半蜜黄的水杉林，色彩如此泾渭分明，又浑然天成，这样的景色谁都会一眼爱上。

所以，当收到天气预报提示当天有小雨的消息，我仍然背上我的无人机与相机，在黎明时分踏上了旅程。

到了山王坪景区，雨还是一直下着，山中雾气缥缈，仿若仙境。我独自一人沿着指示牌，走向通往望月湖的林中小道。

小雨啪嗒啪嗒，很有节拍地落在树叶和小道上，也有些无声无息地落在我的帽子上，我感受到了雨滴的柔软。

近处的水杉棵棵挺拔、笔直，被雨淋湿的枝干黑得发亮，十米之外的水杉却被雾气笼罩，朦朦胧胧看不真切。我像是进入了一幅宋代的水山画中，循着这道走向山林深处。

前方一根黝黑、遒劲的枯枝吸引了我的视线，枯枝上缠着几根弯曲、打结的翠绿藤蔓，其中一根藤蔓的最下方，凝着一滴晶莹剔透的雨珠。

我拿出相机，还没对好焦，一阵风轻轻吹来，雨珠散在风中，无影无踪。我知道雨

一座山的刨猪汤叙事

■唐富斌

一座山的褶皱，因冬月刨猪汤的香而舒展开来。顺着山的褶皱里那经脉般律动的“四好农村路”，我又魂归儿时至味的深处。

家山的刨猪汤叙事苍老，苍老至先民的烟火气发韧。但存放在我大脑褶皱里的刨猪汤，则是山村迎元旦、过春节的欢乐序曲。少小离家后，每至冬日，父老乡亲总会念想到异乡的游子。“么爸，回来吃刨猪汤喔，你看哪个时候有空？”这不，前不久侄儿就来了电话。手机里的声音一如其人，平和亲切如小溪，敦实厚重似山石。他那讯息传递的味道，即刻萦绕在我的味蕾上。

兄嫂年迈，侄儿常年在外出打工，养猪的事在老家几乎搁置。但刨猪汤必须得吃。于是，从漠北归来的侄儿花了6000多元钱，在黑山东麓的娄姓乡邻那里买了一头500斤重的土猪。娄家饲养了好多头吃杂粮和草食的土猪，除自己吃外，其余全当品牌性年猪面向重庆中心城区出售。侄儿那天前脚离开，后脚又跟来买猪的人，要的还是喂养一年以上的土猪。山上，土法养土猪的农户不少。看来，今年他们和我侄儿一样，又过上了胖子年。

吃刨猪汤的天真是个欢喜天。轻盈的瑞雪此时来应景，它们纷纷扬扬，施以妙手便给山坡、田垄、草木、屋舍换上了梨花似的盛装。

一辈子藏不住好事的喜鹊，嘴“喳喳”的，在村口、老屋顶顶顶道喜。冬水田、池塘里，鸭鹅花样游泳，它们时而倒着尾巴将头栽进水里，时而拍起翅膀微波凌步，时而“嘎嘎”“哦哦”呼喊着竞相追逐。

彼时，身着一袭油亮亮黄色裘衣的莽子狗，在田坎上看见我回来的身影，“汪汪”欢叫了两声，便摇摆起翘尾，跑着碎步前来迎接。平时照家看院，它的耳朵像匕首般竖立，警惕着四周的异样反应，并不时发出震慑的响声。我回来，那耳朵则向脑后耷拉起来，一边“嗯嗯”地摇头晃脑撒娇低吟，一边用会说话的水墨蓝双眼皮表白：你好久没回老家了，都快把我想死了哟。

刨猪汤是氲氤起乡村蓬勃、和乐氛围的民俗。它承载着宰年猪、备年货，聚亲朋、睦乡邻，庆丰收、兆来年的意蕴，所以老家无论谁家杀年猪，左邻右舍都会携衣挽袖打帮手。

时下，家庭人丁本来就少，杀年猪更需人帮衬，扎场子。那天，我看到冷三哥领着几个熟悉屠宰活计的身强力壮者，在专门拖猪、宰杀、开水烫皮、刨毛、砍肉、洗肥肠。唐二弟等年轻人吆喝着搭雨棚，搬弄那些笨拙的老式木桌凳。嬢嬢、嫂嫂、小媳妇、兄妹们则抄弄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切肉、淘菜，做菜、煮饭。我也没把自己当客人，时不时到灶前添柴火，因为火旺煮的刨猪汤味道才鲜香。而罗二爷则主动当起厨师（现场协调人），安排上饭菜，招呼有序入席，中途不停地走桌串席劝酒，伸手行“四季红彤彤”等酒令，以拉升宴席的气氛。就这样，刨猪汤在农家演绎成了一台多声部的大合唱，一部欢乐颂的交响。

乡亲们日子早已由缺吃向有吃，再向吃得好、吃得节制，吃得生态转变。刨猪汤在保持传统风味的时候，对年猪更看重生态型饲养，有的还养黑毛猪作为特色年猪。更

多亲们的日子早已由缺吃向有吃，再向吃得好、吃得节制，吃得生态转变。刨猪汤在保持传统风味的时候，对年猪更看重生态型饲养，有的还养黑毛猪作为特色年猪。更

雨中山行

珠还会凝聚，端着相机，看着雨水从枯枝慢慢汇聚到藤蔓底端，凝成又一滴雨珠。“咔嚓咔嚓”，我连拍了许多张，记录下这大自然呈现的瞬间精彩。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山王坪，山路崎岖不好走，土地石化严重，到处是石头、杂草。那时山中只有一栋孤零零的木房子。上世纪80年代初种植的杉树纤细瘦弱，缺少一股向上生长的气势。景色虽好，但谈不上赏心悦目。在经过多年的生态养护之后，山王坪森林覆盖率已达95.5%，景色四季分明，或银装素裹，或五彩斑斓。2015年，这里成为中国第一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

一个人在风里雨里不急不缓地走着，没有谁来催促我，打断我。路边的野菊花，冒出绿叶的细小枝干，苍老树皮上长出的小蘑菇，还有那些近在咫尺的、像袖珍的棕榈叶般垂下来的水杉树叶，都装进了我的取景框里。我呼吸着山林之中清新的氧气，与大自然窃窃私语。我与它们似曾相识，又仿如初见。

小道蜿蜒，景色多变。这山林之中生长出了几百种植物，水杉与柳杉各有营地，野花自在生长，藤蔓喜欢攀附在粗壮的树干上。每一种形态，都是在对抗无情的山风与阴晴不定的天气后选择的最适应的生长方式，再加上人类的保护与重视，最后造就了大自然的和合共生与千姿百态。

有敏锐者，从刨猪汤、元旦、春节那些油腻腻的餐桌上洞见出商机，专门种植高山冬季萝卜、莲白等无公害蔬菜以供时需。

的确，带有霜雪、冰晶、露珠、岚气的时蔬，给予人的是别样的新鲜、清香和养分，它们才是肠胃的宠儿。抑或像我这样心馋、眼馋、嘴馋的人，虽免不了大快朵颐，但也得注意清淡调剂。其实，欲望的节制无疑是生命宽度、厚度、长度的最佳实现路径。

说了那么多，还是把镜头拉回来，聚焦一下诱人的刨猪汤菜肴。乡下的刨猪汤菜肴大都土气、粗糙，没有城市厨师的刀法、花样和精致，更谈不上上好的佐料运用，但味道就是惹人垂涎。

我细细观察后发现，秘诀就在食材的“真”“新”“鲜”。山泉的甘冽上，还有做法上的随性、本意、原味、土柴灶的烟火气。一句话，好味道离不开乡亲们那双磋磨泥土和岁月的手。

回锅肉，当是刨猪汤的当家菜。那天庖丁解猪时，只见蔡二嫂两眼直溜溜粘在他那把明晃晃的刀上，嘴嚷嚷催着下料。庖即，她和几个女同胞用火烧猪肉皮，清创我留其上的猪毛；将猪肉煮至七成熟，切成薄片；入锅，旺火炒至出油，待肥肉略呈小勺状，再次第放上适量的盐、辣椒面、豆瓣酱、姜粒、少许白糖与肉混炒至出色；然后，将苕粉粩片，或泡咸菜，或本土鲜辣椒，或用洋葱等，总之以水分不太重的辅材加上蒜苗翻炒入味，即可。如此，方得老家回锅肉的真谛。此刻，我禁不住诱惑，总会忘记“长辈未动筷，晚辈不动口”的老规矩，像小时候那样偷偷尝上两块。

炒猪肝，是刨猪汤的招牌菜。赵大爷说，关键在火候的拿捏。即动作要麻利，否则就会炒成干巴巴的“老木菌”。灶台上，但见他给猪肝拌上些许茨粉后，倒入油锅炒上几铲，再放入略带酸味的泡姜椒炒至猪肝七八分熟，下香葱段即火速起锅。这样的炒猪肝又鲜又嫩，叫人舍不得丢弃。此外，刨猪汤菜肴家族里，还有用鲜橙皮、橙叶、木姜子提味的红烧肥肠、油炸红苕粉酥肉、方竹笋炒肉丝肉片、盐菜烧白、糯米面蒸排骨，等等。

汤菜中，高山炖萝卜汤看似没啥厨艺，但因霜雪冻过的萝卜回甜化渣而颇受青睐。莲白煮红苕茨粉滑肉片，滑肉片温润如玉，入口毋须口舌就直接滑入肠胃。

尽管刨猪汤好吃的菜肴很多，但我还是要推荐血旺汤。“不吃猪血旺，枉吃刨猪汤。”地处四川盆地边缘与云贵高原交会山区的万盛乡村，历史上的穷苦日子涵养了一方水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年猪又称旺财，猪血则曰血旺，谐音：希望。加热凝固的猪血切成小块与青菜混煮，起锅放上葱叶，便成为血旺汤。自然，吃进嘴里当是无尽的希望了。

时下，正值乡村大范围宰杀年猪之际。万盛黑山、石林、南天门一带刨猪汤香气格外馋人，席间，乡亲们频频举起酒碗欢呼“干杯”的声音，穿过房瓦，似乎让一座山都给陶醉了。

此情此景，作为在场者的我，也禁不住诵出一首《家山刨猪汤吟》：黑山喜鹊难藏喜，频报老家冬宰忙；近邻迎雪来帮衬，远友随凤为跑堂……老大还乡恍如梦，围炉促膝把手举头而挥泪兮，长歌沧桑！

寂静的山林中，铺满落叶与杂草的小道上，只有我轻轻的脚步声与平稳的呼吸声。远处似乎有人声传来，等拐过弯，才知道是喇叭里发出的声音。脑子里一下子就冒出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诗句。

王维写下的是一千多年前鹿柴山中的空寂清冷，我却在千年之后，在山王坪的山林之中与他生发出相同的感叹。

走到望月湖。稀稀拉拉的三四个游客站在一个栏杆围成的湖边。湖不大，形状像一个弯弯的月亮，湖面上飘满了浅棕色的落叶，雨密密麻麻地落进湖里，一个接一个的小漩涡，荡起一层又一层涟漪。

迎着细雨我依然前行，沿途仍然是一棵棵或粗或细的水杉陪伴着我，每棵树之间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方寸之地，但彼此又互相依靠，连成一片浩瀚的森林。

人也应当如树，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走出了林中小道，回到景区的公路上。抬头望天，这个天气无人机飞上去也看不到什么，宣传照片里的一半青翠一半蜜黄又成为了我的遗憾。

不，没有什么遗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在山林小道之中，别过大唐的王维，又与北宋的苏轼同行。在瑟瑟细雨中，我读懂了一片森林的生长密码。